宣張二王杜郭吳承鄭趙列傳第十七

范曄　後漢書二十七

宣秉傳

宣秉字巨公馮翊雲陽人也少修高節顯名三輔哀平際見王氏據權專政侵削宗室有逆亂萌遂隱遁深山州郡連召常寢疾不仕王莽爲宰衡辟命不應周公爲太宰伊尹爲阿衡莽欲兼之故以爲號及莽篡位又遣使者徵之秉固稱

疾病更始即位徵爲侍中建武元年拜御史中丞前書曰御史中丞秦官秩千石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糾察百寮光武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續漢志曰尚書令一人千石秦官武帝用宦者成帝用士人也會同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明年遷司隸校尉務舉大綱簡略苛細百僚敬之說文曰苛細草也以喻煩雜也秉性節約常服布被蔬食瓦器帝嘗幸其府舍見而歎曰楚國二龔不如雲陽宣

宣秉

巨公二龔謂龔勝字君賓龔舍字君清二人皆以清苦立節著名事見前書即賜布帛帳帷什物周禮幕人掌帷幕幄幕鄭玄曰在傍曰帷爾雅曰幬謂之帳軍法五人爲伍二五爲什即共其器物故通謂生生之爲什物○劉攽曰案帳帷當作帷帳注文先解帷後帳是其次矣四年拜大司徒司直司直武帝元狩五年置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不法哀帝元壽二年改丞相爲大司徒中興因而不改猶置司直至建武十一年省司直置長史一人署諸曹事至二十七年司徒又去大字見前書及續漢書所得祿奉輒以收養親族其孤弱者分與田地自無擔石之儲前書音義曰齊人名小罌爲擔今江淮人謂一石爲一擔擔音丁濫反六年卒於官帝敏惜之

○劉攽曰案文愍當作愍 除子虔爲郎東觀記曰虔官至玄菟太守

張湛傳

張湛字子孝扶風平陵人也矜嚴好禮動止有則於處幽室必自修整雖遇妻子若嚴君焉周易家人卦曰家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及在鄉黨詳言正色詳審也三輔以爲儀表儀法也表正也書曰儀表萬邦人或謂湛僞詐湛聞而笑曰我誠詐也人皆詐惡我獨詐善不亦可乎成哀間爲二千石王莽時歷太守都尉建武初爲左馮翊在郡典禮設條教政化大行後告歸平陵望亭門而步告請也告歸謂請假歸亭門即平陵縣門也風俗通曰亭者嗣也理事之吏嗣續於其中也主簿進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輕郡守所居曰府府者尊高之稱前書韓延壽爲東郡太守門卒謂之明府亦其義也湛曰禮下公門軾輅馬輅大也君所居曰輅寢車馬曰輅馬軾車前橫木也乘車必正立有所敬則撫軾謂小俛也禮記曰大夫士下公門式輅馬鄭玄云所以廣敬也孔子於鄉黨恂恂如論語之文也鄭玄云恂恂恭順貌也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謂

輕哉史記孔子謂門弟子曰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也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也五年拜光祿勳前書光祿本名郎中令秦官武帝改爲秩中二千石掌大夫郎中從官光武臨朝或有惰容湛輒陳諫其失常乘白馬帝每見湛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七年以病乞身拜光祿大夫代王丹爲太子太傅及郭后廢建武十七年廢因稱疾不朝拜太中大夫居中東門侯舍漢官儀曰洛陽十二門東面三門最北門名上東門次南曰中東門每門校尉一人秩二千石司馬一人秩千石候一人秩六百石候舍蓋候之所居故時人號曰東門君帝數存問賞賜後大司徒戴涉被誅涉字叔平冀州清河人也坐所舉人盜金下獄帝彊起湛以代之湛至朝堂遺失溲便溲小便也溲音所流反因自陳疾篤不能復朝事遂罷之後數年卒於家

王丹傳

王丹字仲回京兆下邽人也哀平時仕州郡王莽時連徵不至家累千金隱居養志

好施周急周急謂周濟周急也孔子曰君子周給不繼富每歲農時輒載酒肴於田間候勤者而勞之東觀記曰載酒肴便於田頭大樹下飲食勸勉之因留其餘酒肴而去其惰嬾者恥不致丹皆兼功自厲嬾與懶同音力賣反邑聚相率以致殷富其輕黠游蕩廢業爲患者輒曉其父兄使黠責之沒者則賻給親自將護其有遭喪憂者輒待丹爲辦鄉鄰以爲常行之十餘年其化大洽風俗以篤丹資性方潔疾惡彊豪時河南太守同郡陳遵關西之大俠也遵字孟公杜陵人也見前書其友人喪親遵爲護喪事賻助甚豐丹乃懷縑一匹陳之於主人前曰如丹此縑出自機杼遵聞而有慙色自以知名欲結交於丹丹拒而不許東觀記曰更始時遵爲大司馬出使匈奴過辭於丹丹曰俱遭反覆唯我二人爲天所遺今子當之絕域無以相贈贈子以不拜遂揖而別遵甚悅之會前將軍鄧禹西征關中軍糧乏丹率宗族上麥二千斛禹表丹領左馮翊稱

疾不視事免歸後徵爲太子少傅時大司
徒侯霸欲與交友及冊被徵遣子昱候
於道昱迎拜車下冊下荅之昱曰家公欲
與君結交何爲見拜冊曰君房有是言冊
未之許也冊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中山
白冊欲往奔慰結侶將行冊怒而撻之東觀
記曰冊怒撻之五十令寄縑以祠焉東觀記曰寄帛二匹以祠焉或問
其故冊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世稱管鮑

王冊、

次則王貢史記曰管夷吾頴上人嘗與鮑叔牙游叔牙知其賢管仲貧困嘗欺鮑叔牙鮑叔牙
終善遇之管沖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前書王吉字子陽貢禹字少翁並琅邪人也二人相善時人爲之
語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取舍同也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
張耳陳餘初爲刎頸交後搆隙耳後爲漢將兵殺陳餘於泜水之上朱買臣字少君朱博字子元二人爲友著聞
當代後有隙不終故時以交爲難並見前書故知全之者鮮矣時人
服其言客初有薦士於冊者因選舉之而
後所舉者陷罪冊坐以免客慙懼自絕而
冊終無所言尋復徵爲太子太傅乃呼客

謂曰子之自絶何量丹之薄也不爲設食以罰之相待如舊其後遜位卒于家

王良傳

王良字仲子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習小夏侯尚書夏侯建大夏侯勝之從兄子也建受尚書於勝號小夏侯見前書王莽時寢病不仕教授諸生千餘人建武二年大司馬吳漢辟不應三年徵拜諫議大夫數有忠言以禮進止朝廷敬之遷沛郡太守王蘄縣稱疾不之府官屬皆隨就之良遂上疾篤乞骸骨徵拜太中大夫六年代宣秉爲太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瓦器時司徒史鮑恢以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而良妻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東觀記曰徒跣曳柴恢告曰我司徒史也故來受書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苦掾無書掾即謂鮑恢司徒之掾史也言勞苦相過更無書信恢乃下拜歎息而還聞者莫不

嘉之後以病歸一歲復徵至滎陽疾篤不任進道乃過其交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楊雄方言曰屑屑不安也秦晉曰屑屑郭景純曰往來貌遂拒之良慙自後連徵輒稱病詔以玄纁聘之遂不應後光武幸蘭陵遣使者問良所疾苦不能言對詔復其子孫邑中傜役卒於家

論曰夫利仁者或借仁以從利體義者不期體以合義此言履行仁義其事雖同原其本心真僞各異利仁者謂心非好仁但以行仁則於己有利故假仁道以求利耳若天性自然體合仁義者舉措云爲不期於體而冥然自合禮記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彊仁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與仁同過其仁則可知

季文子妾不衣帛魯人以爲美談文子魯卿季孫行父之謚也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君子是以知季文子忠於公室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事見左傳

公孫弘身服布被汲黯譏其多詐公孫弘淄川人也武帝時爲丞相汲黯曰弘以三公而身服布被詐也事見前書

事實未殊而譽毀別議何也將體之與利之異乎宣秉王良處位優重

而秉廿疏薄良妻荷薪可謂行過乎儉然當世咨其清人君高其節豈非臨之以誠哉語曰同言而信則信在言前同令而行則誠在令外不其然乎眞偽之迹既殊人之信否亦異同言而信謂體仁與利仁二人同出言而人信服其眞者不信其偽者則知信不由言故言信在言前也同令而行意亦同也此皆子思子累德篇之言故稱語曰張湛不屑矜偽之誚斯不偽矣屑猶介也王冉難於交執之道斯知交矣

杜林傳

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也案杜鄴傳鄴本魏郡繁陽人也武帝時徙茂陵父鄴成哀間爲涼州刺史林少好學沈深家既多書又外氏張竦父子喜文采鄴字子夏祖父皆至郡守鄴少孤其母張敞女也鄴從敞子吉學得其家書竦即吉之子也博愛文雅過於敞見前書林從竦受學博洽多聞時稱通儒風俗通曰儒者區也言其區別古今居則翫聖哲之詞動則行典籍之道猶先王之制立當時之事此通儒也若能納而不能出能言而不能行講誦而已無能往來此俗儒也初爲郡吏王莽敗盜賊起林與第成及同郡范逡子嚴等逡音

七倫反 將細弱俱客河西道逢賊數千人遂掠取財裝襪奪衣服襪解也音真紙反拔刃向林等將欲殺之冀仰曰願一言而死將軍知天神乎言知天道有神乎赤眉兵衆百萬所向無前而殘賊不道卒至破敗今將軍以數千之衆欲規霸王之事不行仁恩而反遵覆車不畏天乎賈誼曰前車覆後車誡詩曰不畏乎天不愧乎人賊遂釋之俱免於難隗囂素聞林志節深相敬待以爲

杜林

持書平○劉攽曰案文多一平字蓋舊作治書讀者以平昔治字章壞已改作持後人又妄留平字也後因疾告去辭還祿食囂復欲令彊起遂稱篤囂意雖相望且欲優容之望猶恨也東觀記曰林寄囂地終不降志辱身至昏蒿席草不食其粟也乃出令曰杜伯山天子所不能臣諸侯所不能友禮記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慎靜尚寬砥礪廉隅其規爲有如此者蓋伯夷叔齊恥食周粟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兄弟謙位歸文王後武王東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伐君可謂仁乎武王平殷亂而二人恥之義不食周粟餓死於首陽山今且從

師友之位須道開通使順所志林雖拘於
置而終不屈節建武六年弟成物故置乃
聽林持喪東歸既遣而悔追令刺客楊賢
於隴坻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弟
喪乃歎曰當今之世誰能行義我雖小人
何忍殺義士因亡去光武聞林已還三輔
乃徵拜侍御史引見問以經書故舊及西
州事甚悅之賜車馬衣被羣寮知林以名

德用甚尊憚之京師士大夫咸推其博洽
東觀記曰林與馬援司鄉里素相親厚援從南方還時林馬適死援令子持馬一匹遺林曰朋友有車馬之饋可且以備乏林受之居數月林遣子奉書曰將軍內施九族外有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兩人食列卿祿常有盈今送錢五萬援受之謂子曰人當以此為法是杜伯山所以勝我也博廣也洽徧也言其所聞見廣大也

河南鄭興東海衛宏等皆長於古學宏字敬仲敬仲在儒林傳興嘗師事劉歆林既遇之欣然言曰
林得興等固諧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
及宏見林闇然而服濟南徐巡始師事宏

後皆更受林學林前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通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愈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明年大議郊祀制多以爲周郊后稷漢當祀堯詔復下公卿議議者僉同帝亦

杜林

然之林獨以爲周室之興祚由后稷漢業特起功不緣堯祖宗故事所宜因循定從林議東觀記載議曰當今政卑易行礼簡易從人無愚智思仰漢德基業時起不因緣堯堯遠於漢人不曉信言提其耳終不說喻后稷近周人所知之又據以興基由其祚詩曰不忘不忘率由舊章宜如舊制以解天下之惑後代王良爲大司徒司直林薦同郡范逡趙秉申屠剛及隴西牛邯等皆被擢用士多歸之十一年司直官罷以林代郭憲爲光祿勳內奉宿衛外總三署三署左右中郎將及

五官中郎將皆管郎官也見續漢書周密敬慎選舉稱平郎有好學者輒見誘進朝夕蒲堂十四年羣臣上言古者肉刑嚴重則人畏法令今憲律輕薄故姦軌不勝左傳曰凡亂在內爲姦在外爲軌宜增科禁以防其源詔下公卿林奏曰夫人情挫辱則義節之風損法防繁多則苟免之行興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皆論語之言也政謂禁令刑謂刑罰格來

杜林

也言爲政之法初訓導之以禁令若有違則整齊之以刑罰即人但免罪而已而無恥慙之心若教導之以道德整齊之以禮義則人皆有恥慙之心且皆來服古之明王深識遠慮動居其厚不務多罰周之五刑不過三千五刑謂墨劓剕宮大辟也尚書呂刑篇曰五刑之屬三千大漢初興詳覽失得故破矩爲圓斲彫爲樸蠲除苛政更立疎網史記曰漢興破觚而爲圓斲彫而爲樸號爲網漏吞舟之魚觚亦方也老子曰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海內歡忻人懷寬德及至其後漸以滋章吹毛索疵詆欺無限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前書曰有司吹毛求疵索求也詆

大夫十一人七十五 欺謂飾非成曩非具本罪 果桃菜茹之饋集以成臧小事無妨於義以爲大戮故國無廉士家無完行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爲敝彌深 遁由回避也前書曰上下相匿以文避法焉 臣愚以爲宜如舊制不合翻移帝從之後皇太子彊求乞自退封東海王故重選官屬以林爲王傅從駕南巡狩時諸王傅數被引命或多交游不得應詔唯林守慎有召必至餘人雖不見譴而林特受賞賜又辭不敢受帝益重之 東觀記曰王又以師數加饋遺林不敢受常辭以道 稟假有餘若以車重無所置之 明年代丁恭爲少府 恭字子然山陽人在儒林傳 二十二年復爲光祿勳頃之代朱浮爲大司空博雅多通稱爲任職相明年薨帝親自臨喪送葬除子喬爲郎詔曰公侯子孫必復其始 左氏傳晉大夫辛膠之言 賢者之後宜宰城邑其以喬爲丹水長 丹水縣屬南陽

論曰夫威彊以自禦力損則身危飾詐以圖已詐窮則道屈而忠信篤敬蠻貊行焉者誠以德之感物厚矣（論語曰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故趙孟懷忠匹夫成其仁（趙孟晉大夫趙盾也左傳曰晉靈公不君趙盾驟諫之靈公患焉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趙盾遂得全論語曰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人）杜林行義烈士假其命易曰人之所助者順有不誣矣（易繫辭曰天之所助者信人之所助者順不誣言必蒙天人之助也）

郭丹傳

郭丹字少卿南陽穰人也父稚成帝時為廬江太守有清名丹七歲而孤小心孝順後母哀憐之為鬻衣裘買產業（鬻賣也）後從師長安買符入函谷關（符即繻也前書音義曰舊出入關皆用傳傳煩因裂繻帛分持後復出合之以為符信買符非眞符也王觀記曰丹從宛人陳洮買入關符既入關封符乞人也）乃慨然歎曰丹不乘使者車終不出關（續漢

志曰諸侯使車皆朱班輪四輻赤衡軛既至京師常爲都講諸儒咸敬重之大司馬嚴尤請丹辭病不就王莽又徵之遂與諸生逃於北地更始二年三公舉丹賢能徵爲諫大夫持節使歸南陽安集受降丹自去家十有二年果乘高平出關如其志焉更始敗諸將悉歸光武並獲封爵丹獨保平氏不下爲更始發喪衰絰盡哀喪服斬衰裳上曰衰下曰裳麻在首要皆曰絰首絰象緇布冠要絰象大帶絰之言實衰之言摧明中實摧痛也平氏縣名屬南陽郡建武二年遂潛逃去澈衣間行涉歷險阻求謁更始妻子奉還節傳因歸鄉里太守杜詩請爲功曹丹薦鄉人長者自代而去詩乃歎曰昔明王興化卿士讓位毛詩傳曰虞芮之君爭田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至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大讓爲卿士國君乃慙而退今功曹推賢可謂至德務以丹事編署黃堂以爲後法黃堂太守之廳事十三年大司馬吳漢辟舉高第再遷并州

牧有清平稱轉使匈奴中郎將遷左馮翊
永平三年代李訢爲司徒在朝廉下公正
與侯霸杜林張湛郭伋齊名相善明年坐
考隴西太守鄧融事無所據策免五年卒
於家時年八十七以河南尹范遷有清行
代爲司徒遷字子盧沛國人初爲漁陽太
守以智略安邊匈奴不敢入界及在公輔
有宅數畝田不過一頃復推與兄子其妻

郭丹

嘗謂曰君有四子而無立錐之地史記楚優孟曰孫叔敖子無立錐之地可餘奉祿以爲後世業遷曰吾備
位大臣而蓄財求利何以示後世在位四
年薨家無擔石焉後顯宗因朝會問羣臣
郭丹家今何如宗正劉匡對曰昔孫叔敖
相楚馬不秣粟妻不衣帛子孫竟蒙寢丘
之封孫叔敖楚莊王之相也期思縣人史記曰楚之廝士虞丘相進之相楚上下和合吏無姦邪遂霸諸侯呂覽曰叔敖將死戒其子曰王數封我矣吾不受也我死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

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以美地封其子其子辭請寢丘至今不失寢丘縣名後漢改爲固始今光州固始縣也有孫叔敖祠焉丹出典州郡入爲三公而家無遺產子孫困匱帝乃下南陽訪求其嗣長子宇官至常山太守少子濟趙相

吳良傳

吳良字大儀齊國臨淄人也初爲郡吏東觀記曰王望言曰齊郡敗亂遭離盜賊不聞郡議曹掾歲旦與掾史入賀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謟稱太守功德東觀記曰良時跪曰門下掾佞謟明府勿受其觴盜賊未盡人庶困乏今良曹掾尚無絝望曰議曹惰窳自無絝寧足爲不家給人足邪太守曰此生言是賜良鯢魚百枚也太守斂容而止讌罷轉良爲功曹恥以言受狀願勿受其觴東觀記曰良時跪曰門下掾佞謟明府勿受其觴盜賊未盡人庶困乏今良曹掾尚無絝望曰議曹惰窳自無絝寧足爲不家給人足邪太守曰此生言是賜良鯢魚百枚也太守斂容而止讌罷轉良爲功曹恥以言受進終不肯謁時驃騎將軍東平王蒼聞而辟之署爲西曹蒼甚相敬愛上疏薦良曰臣聞爲國所重必在得人報恩之義莫大

雞鳴大吠之音明府視事五年土地開闢盜賊滅息五穀豐熟家給人足今日歲首請上雅壽掾史皆稱萬歲

薦士竊見臣府西曹掾齊國吳良資質敦固公方廉恪躬儉安貧白首一節言雖首毛志節不衰又治尚書學通師法東觀記曰良習大夏侯尚書經任博士行中表儀宜備宿衛以輔聖政臣蒼榮寵絕矣憂責深大絕猶極也私慕公叔同升之義懼於臧文竊位之罪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拔之謚也文子家臣名僎操行與文子同文子乃升進之於公與之同爲大夫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也時柳下惠爲士師文仲知其賢而不進達之孔子譏之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知柳下之賢而不與立事並見論語也敢秉愚瞽

吳良

犯冒嚴禁顯宗以示公卿曰前以事見良鬢髮皓然衣冠甚偉夫薦賢助國宰相之職蕭何舉韓信設壇而拜不復考試蕭何薦韓信於高祖曰陛下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者漢王於是設壇場拜信爲大將軍見前書今以良爲議郎永平中車駕近出而信陽侯陰就干突禁衛車府令徐匡鉤就車收御者送獄鉤留也詔書譴匡匡乃自繫良上言曰信陽侯就倚恃外戚干犯乘輿無人臣禮

爲大不敬匡執法守正反下于理臣恐聖化猶是而弛（弛廢也）帝雖赦匡猶左轉良爲即丘長（即丘縣名屬東海郡即左氏傳之祝丘也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東南）後遷司徒長史（哀帝改丞相爲大司徒司直仍舊中興因之下改建武十一年省司直置長史）每處大議輒據經典不希旨偶俗以徼時譽（希猶瞻望也）後坐事免復拜議郎卒於官

承宮傳

承宮字少子（世本承姓衛大夫成叔承之後也）琅邪姑幕人也

少孤年八歲爲人牧豕鄉里徐子盛者以春秋經授諸生數百人宮過息廬下樂其業因就聽經遂請留門下（續漢書曰宮過徐子盛好之因棄其猪而留聽經猪主怪其不還求索得宮欲笞之門下生共禁止而留之）苦數年勤學不倦（續漢書曰宮嘗出行得虎所殺鹿持歸肉分門下取皮上師師不受宮因棄之人問其故宮曰既已與人義不可復取）爲諸生拾薪執經典既明乃歸家教授遭天下喪亂遂將諸生避地漢中後與妻子之蒙陰山（蒙陰縣名屬太山郡有蒙山在今沂州新泰縣東南）肆力

耕種禾黍將熟人有認之者宮不與計推之而去由是顯名三府更辟皆不應三府謂太尉司徒司空府永平中徵詣公車駕臨辟雍召宮拜博士遷左中郎將數納忠言陳政論議切愨朝臣憚其節名播匈奴時北單于遣使求得見宮顯宗勑自整飾宮對曰夷狄眩名非識實者也臣狀醜不可以示遠宜選有威容者續漢書曰夷狄聞臣虛稱故欲見臣臣醜陋形寢不如選長大有威容者示之

承宮

也帝乃以大鴻臚魏應代之十七年拜侍中祭酒建初元年卒肅宗褒歎賜以冢地妻上書乞歸葬鄉里復賜錢三十萬續漢書曰宮字子疊官至濟陰太守

鄭均傳

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也少好黃老書兄爲縣吏東觀記曰兄中爲縣游徼頗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即脫身爲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

曰物盡可復得爲吏坐臧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爲廉潔均好義篤實養寡嫂孤兒恩禮敦至東觀記曰均失兄養孤兒兄子甚篤已冠娶出令別居並門盡推財與之使得一尊其母然後隨護視振給之常稱病家庭不應州郡辟召郡將欲必致之使縣令譎將詣門譎詐也既至卒不能屈均於是客於濮陽濮陽今濮州縣建初三年司徒鮑昱辟之後舉直言並不詣六年公車特徵再遷尚書數納忠言肅宗敬重之後以病乞骸骨拜議郎告歸因稱病篤帝賜以衣冠東觀記曰均遣子英奉章詣闕詔召見英問均所苦賜以冠幘錢布元和元年詔告廬江太守東平相曰以毛義廬江人鄭均東平人故告二郡守相也議郎鄭均束脩安貧恭儉節整前在機密以病致仕守善貞固黃髮不怠又前安邑令毛義躬履遜讓比徵辭病淳潔之風東州稱仁書不云乎章厥有常吉哉章明也吉善也言爲天子當明顯有常德者憂其禀儉則政之善也尚書咎繇謨之言其

賜均義穀各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賜羊酒顯茲異行東觀記曰賜羊一頭酒二斗終其身問遺賢良必以八月諸物老成故順其時氣助養育之也故月令仲秋之月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鄭玄注云助老氣也明年帝東巡過任城乃幸均舍勑賜尚書祿以終其身續漢志曰尚書秩六百石祿每月七十石故時人號爲白衣尚書永元中卒於家

趙典傳

趙典字仲經蜀郡成都人也父戒爲太尉謝承書曰典太尉戒之叔子也桓帝立以定策封厨亭侯典少篤行隱約隱猶靜也約儉也博學經書弟子自遠方至謝承書曰典學孔子七經河圖洛書內外藝術靡不貫綜受業者百有餘人建和初四府表薦四府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府也謝承書曰典性明達志節清亮益州舉茂才以病辭太尉黃瓊胡廣舉有道方正皆不應桓帝公車徵對策爲諸侯之表徵拜議郎侍講禁內再遷爲侍中時帝欲廣開鴻池典諫曰鴻池汎溉已且百頃猶復增而深之非所以崇唐虞之約已遵孝文之愛人

也帝納其言而止墨子曰堯舜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斲飲土簋歠土鉶糲粱之飯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是約已也文帝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曰直百金帝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何以臺爲宮室苑囿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人是愛人也父卒襲封出爲弘農太守轉右扶風公事去官徵拜城門校尉轉將作大匠遷少府又轉大鴻臚時恩澤諸侯以無勞受封羣臣不悅而莫敢諫典獨奏曰夫無功而賞勞者不勸上黍下辱亂匠干度左傳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愼務

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人三曰從時前書曰成帝時同日封王五侯其日天氣赤黃霧四塞哀帝封丁傅日亦然是不用善人則亂象干度且高祖之誓非功臣不封史記功臣矣表曰高祖與功臣約曰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不如是天下共擊之宜一切削免爵士以存舊典帝不從頃之轉太僕遷太常朝廷每有災異疑議輒諮問之謝承書曰天子宗典道懿尊爲國師位特進七爲列卿寢布被食用瓦器也典據經正對無所曲折每得賞賜輒分與諸生之貧者後以諫爭違旨免官就國會帝崩時禁藩國諸侯

不得奔弔典慨然曰身從衣褐之中致位
上列（褐織毛布之衣貧者所服）且烏烏反哺報德況於士
邪（小爾雅曰純黑而反哺者謂之烏春秋元命包曰烏孝烏也）遂解印綬符策
付縣而馳到京師州郡及大鴻臚並執勳
其罪而公卿百寮嘉典之義表請以租自
贖詔書許之再遷長樂少府衛尉公卿復
表典篤學博聞宜備國師（謝承書曰靈帝即位典與竇武王暢陳蕃等謀共誅中常侍曹節矣覽趙忠等皆下獄自殺不言病卒）使者弔祠竇太后

趙典

復遣使兼贈印綬謚曰獻侯典兄子謙謙
弟溫相繼為三公謙字彥信初平元年代
黃琬為太尉獻帝遷都長安以謙行車騎
將軍（○劉攽曰案文少一事字）為前置明年病罷復為司
隸校尉車師王侍子為董卓所愛數犯法
謙收殺之卓大怒殺都官從事而素敬憚
謙故不加罪轉為前將軍遣擊白波賊有
功封郫侯（郫音盤胡反）李傕殺司徒王允復代允

為司徒數月病免拜尚書令是年卒謚曰
忠矣溫字柔初為京兆郡丞（前書三輔丞武帝元鼎四年置秩六百石）歎曰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遂棄官
去遭歲大饑散家糧以振窮餓所活萬餘
人獻帝西遷都為侍中同輿輦至長安封
江南亭矣代楊彪為司空免頃之復為司
徒錄尚書事時李傕與郭汜相攻傕遂虜
掠禁省劫帝幸北塢中又欲移乘輿於

趙典

不與已同乃內溫於塢中又欲移乘輿於
黃白城溫與傕書曰公前託為董公報讎
然實屠陷王城殺戮大臣天下不可家見
而戶說也今與郭汜爭睚眥之隙以成千
鈞之讎（睚眥見竇融傳三十斤為鈞言其重）人在塗炭各不聊
生曾不改悟遂成禍亂朝廷仍下明詔欲
令和解上命不行威澤日損而復欲移轉
乘輿更幸非所此誠老夫所不達也於易

一爲過再爲涉三而弗改滅其頂凶滅沒也周易大過上六曰過涉滅頂凶王弼曰處大過之極不如早過之甚者也涉難過甚故至于滅頂凶也

共和解引軍還屯上安萬乘下全人民豈不幸甚傕大怒欲遣人殺溫董卓從弟應溫故掾也諫之數日乃獲免溫從車駕都許建安十三年以辟司空曹操子丕爲掾操怒奏溫辟忠臣子弟選舉不實免官是歲卒年七十二

贊曰宣鄭二王奉身清方杜林據古張湛矜莊典以義黜謂棄郡奔喪以祖贖罪也宮由德揚大儀鶴髮見表憲王鶴髮白髮也少卿志仕終乘高箱

宣張二王杜郭吳承鄭趙列傳第十七